

喧囂的沉默

他們說他自殺了。

那個女人茫然地吊在電扇上，形容憔悴，面色慘白，突著眼睛。這個室內窗戶不開，空氣中帶著悶熱的霉味。女人就這樣靜靜掛在那裡，不說話，不吵鬧。

地上是一塊點著蠟燭的生日蛋糕，一台已經耗電用盡的筆記型電腦，歪斜橫躺的椅子。蠟燭熄滅了，燭淚滴在蛋糕上，染紅奶油，一點一點的。

說起來，詭異地可笑。

我第一次踏進這裡時，就是這麼覺得。似乎不太意外。礙於鑑識人員、警察，和我父母、她聽說的好同事好摯友，以及一群看熱鬧的人，我無法笑出來，否則，我真想上前，拍拍她的腳，好好大笑一場。

是要笑的，難道，還要哭嗎？或者，

學妳吊上去？

我輕聲對她說著，不過，只能在心裡叨唸。

不久後，連新聞記者都來採訪，照例，要訪問家人、親友。看大家哭成一團，上氣不接下氣，若不是說著「她不可能自殺」，就是「她最近壓力大」，或者是「看她好好的，沒什麼異常」。

我扶著我媽，不吭聲。我媽只是一味搖搖頭，她什麼話也說不上來。我爸講了幾個字，只能說出：「是個孝順的女兒。」鏡頭一直照著他們，我忽地想要將那扛著攝影機的傢伙，在他鼻子上，試試每天打著沙袋練出的拳頭有多硬。然後，我們在捧著咖啡，悠閒坐下，談論著「關於感想」，不過，那必須是，這傢伙家中也死過人，才能參與的，這是條件。

但若是在鏡頭面前，開心地載歌載舞大吼大叫著：「哇，我姊死了呢！」或許更加有趣。莊子鼓盆而歌，理當仿效。

當然，我什麼話都沒說，即便今天我上了萬言書，新聞畫面，永遠都無法表達我想說的十萬分之一。更甚者，我說著東邊下著雨，好美。新聞裡的我，可能會說：因為有人要死了，所以東邊下了雨……

不然，我姊為什麼要死？

過了幾天，警察把筆電還給我們。那台電腦，是我姊考上這份工作後，我買給她的。當時，我的生活日夜顛倒，白天在教室裡睡大覺，夜晚在便利商店打工。我跟她打賭，如果她真考上了，我就把一個月多的薪水給她買電腦。

簡直反過來了，不是？

我一直認為她笨，笨到男人和別人暗通款曲也不知道。笨到同學都在背後訕笑著她，她寧可跟我打架也要護著那些渣。誰知，她唯一聰明的就是考上這份工作，這份該死的工作！

也許，笨的人，是我吧？

我不該跟我父母站同一陣線，推她上去的。我應該對她大聲咆嘯：「莫瓊音，妳進

去只會被學生欺負，笨死了，唱妳的歌去！」

那是我唯一一次後悔沒阻止她，後悔，我在他們鬧家庭革命時，只是窩回我的房間，打我的電動去。

我姊那個笨蛋，電腦不可能上鎖，輕易地就開啟，我知道新聞當時鬧得很大，未來大約也會再鬧個一星期。FB 畫面裡，留言數嚇死人得多，考慮要不要看完。我找了很久，找到她最好的那個朋友。留言被擠到很下面，有點費時。

「瓊音，怎麼會是妳，妳不是一向最樂觀嗎？……我真的好難過，希望這不是真的。希望妳在天國也美美的……我很想妳……」時間差不多是學生打開教室門，被我姊那晃來晃去的身影嚇得半死的那天半夜十二點。

再往上划，大概一個月前的訊息，上面是一連串的髒話，最後一句是：「人在做天在看，妳別說妳不知道做了什麼！妳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死去！」我納悶了。

這個人是被盜了帳號，還是人格分裂？

我又開了其他幾個人訊息，有不認識的人，大約我沒見過面，沒什麼好看的。問學校事情、問我姊的嗜好，還有想追她的人等等。

但在我花了一個晚上的時間，選擇地看了幾則訊息後，發現那些是她好友的人，很多都罵她「婊子」、「杏壇敗類」、「既得利益者」、「去死」。當然，也有些不認識，連我姊也不知何方神聖的人，也用了這些字眼罵她。

這完全不意外，我早在 PTT 的數字版上，看到相關報導，一系列，洋洋灑灑，汪洋洪肆，也差不多就這些了。頂多，再加個「台女」、「中學女老師不意外」之類的字眼。不過，出自於陌生人，和好友，還是有差的。

我很好奇，這些人嘴裡的這個惡毒、心機重的女人，真的是從小和我一起長大，互相欺負的那個女人嗎？我只記得那個女人很笨，笨得很。

那夜，我睡不著。我姊被發現的那天，我還可以睡得很沉，夢見很多事。

很小的時候，我好像還在媽的懷抱裡，就有個小女生，拿著鑰匙在我面前晃來晃去的。銀亮銀亮的光芒，刺痛我的眼睛。很奇怪，我一直記得這樣的畫面。吶，幼稚園前的事情，不該都淡忘了嗎？還有小學時，我被她拖去玩家家酒，在學校的遊戲區裡，滿滿都是泥巴，她和朋友玩著，捏了一塊不知什麼的東西，拿給我說：「弟，乖，這是餅餅，媽媽餵你吃。」很奇怪，妳何時變我媽了？那年我小二，比現在的小二學生還呆還傻，我乖乖吃下，很噁心的味道。回家拉肚子一晚上。我姊也被媽罰跪一晚上。我清楚聽到她的哭聲。可是，我已經拉肚子虛脫到連哭都不想。上國中後，我姊也來煩過我，一個高中女生每天來學校等我，硬要拉著我的手，害我隔天被同學恥笑。後來我要她別來，她來我就跑，每天每天，直到她交了男朋友，不要親弟弟了。然後上了大學，她和同學吵架，她貼班版公告班務，吵架的同學於是回文罵她，一堆人跟著附和，版主就刪文。我姊為此哭了一整夜，隔天想要蹺課卻做不到，紅著眼眶去上課，沒人和她說話。大約畢業前，才漸漸有人向她道歉。因為發現那個同學其實騙了人，可惜，畢業前才道歉。只有我姊這種蠢貨才會原諒人。

但那晚我沒夢到這些，我以為我會夢見的。

「嘩——嘩——」聽到水流的聲響。

冰冷的水底，刺骨寒心，一絲絲光線，蜘蛛絲般纏繞著女體，女體浮在水中，「咕嚕咕嚕」嘴角冒著氣泡。她的手輕輕划動一下，水流跟著緩緩前行。銀藍色的世界，她只是飄在那裡。安安靜靜，如一座珊瑚。伸手，想拉她出來，手，沖破銀藍世界，划開一連串白色泡泡，搆到她的。女體原閉著的眼，卻猛然睜開，突出的眼球，彷彿市場上待宰的魚，混濁而灰沉，結實震撼全身知覺。水底的寒氣上湧，全身冒起雞皮疙瘩，想抽回手，卻反被牢牢抓住。一道一道紅絲，從手背蔓延而上，痛覺，跟隨攀爬。紅流，不屬於她的。她吐舌，舌卻像地毯般，攤了開去，纏上手，力道加劇，不知是想藉此向上掙爬，還是想把上面的人給纏捲下來。晃動間，水泡越來越大，大到什麼都看不清。

好像呼吸不過來，好像有什麼勒住喉間，就快死亡。

我於是醒來。大汗涔涔，癱軟在床上，瞪著天花板發呆。赤裸的肌膚，被套刮搔著，雞皮疙瘩還未退，我只能抓著被子猛喘。那是我姊嗎？愕然不解。我姊那麼笨，怎麼可能找人尋仇，不過因著她那麼笨，可能也找錯人了。我起身，套上長褲，到廁所坐在馬桶上呆愣著。當時，凌晨一點多了。父母在殯儀館裡，我不大喜歡待在那，就先回來睡覺。算一算，也才躺下十分鐘而已。實在受不了，我便離開廁所，拿起抽屜裡的香菸、打火機，走到陽台，稍稍解放一天的悶氣。

我父母都是教師，一個在大學，一個在國中。他們很傳統很保守，儘管我記得中學時，學校那個體育老師，上課時身上的菸味重得嗆人，我父母就是不抽菸，也不喝酒。很標準的老師家庭。壓力，也就自然而然，令人想逃。所以我逃了。我姊，是個乖孩子，她不逃，乖乖接受命運交給她的一切。父母給她的一切。

在我大學前，我不會抽菸，喝點小酒而已。但因著不知想幹嘛，所以去唸了研究所，因著不知想幹嘛，所以我博士班混到差點退學，但還是撐著過了。現在因著不知想幹嘛，在老闆介紹的中學學校，當一個隨時遭解聘的鐘點教師。學生不知道，表面道貌岸然的老師，講台上看似有學問的那個人，其實背著他們，躲著抽菸，躲著喝酒，躲著手淫。我沒讓人知道，父母也不知道。只有我姊偶爾念我，我叫她閉嘴。

學生時代，我選擇逃避，逃到最後，我竟回到原點，挑了最恨的工作做。

於是，我全家都算是老師。

好可笑。

全家都是老師的家庭，今天，一個老師去自殺了。留下另一個老師，滿腦子都在思考，思考著湊佳苗《告白》裡的犯罪技巧，想著宮部美幸《模倣犯》裡的犯人手法，拆解著嫌犯 X 計畫為何，我該如何做，才能完美無缺。筆記本丟在垃圾桶，碎紙機。我還是選擇去上課，儘管同事要我別去，但唯有在那個當下，才感受到其實我還活著，還算有點價值。並沒有隨著某個人而死去。

就是那夜看完我姊的筆電後，我徹底睡不著，輾轉難眠。風吹著窗簾颯颯作響，搖晃樹影顯煩。好像有那麼一道影子吊著似的。我想到我姊那滑稽，像人偶般的影子。然後我起身，像那天一樣，又去陽台叨菸。只是不點燃。因為，這天我爸媽在家休息。

他們再不休息，大概會倒去醫院，我可沒錢、沒閒，請人去照料。

我知道我爸媽辛苦，但他們也算幸運。年輕時教的學生總不像現在的，人聽到你的職業是老師，總會說一句：「哎呀，現在的學生很難教吧。」同情的眼光。但轉頭說起福利，就哼一聲，報紙網路上會說的骯髒話，全肆無忌憚傾瀉而出。我爸媽教的學生，再叛逆就如我，藤條拿來，至少我會閉嘴，不會揍老師。

但小時候我是真的想揍老師，如果那時我像現在這般的話。記得小六那個老師，因為我不因循她的算式寫，我按照的是我爸教的，爸是知名大學數學系系主任，當時。我老師一看，就叫我撕掉重寫，她說：「誰教你的，亂教！」現在想來，我應該回：「某大學數學系系主任。」我好想看她表情。但當年的小六學生還很乖，再叛逆都很乖巧。我因著好幾件事情不按她想法，和垃圾桶為伍一學年，那味道始終難忘。她喜歡成績優秀的學生，就是不滿我的數學分數太高。她永遠可以挑剔，只要不讓我滿分就好。同學知道老師不喜歡我，會刻意在我位置丟垃圾，然後說：「哎呀，原來那是你的座位，我還以為是垃圾桶呢！」我試著反擊，並且成功，藤條十下打在手心是我的獎牌，媽於是放下她學校的工作，來我學校按著我的頭，跟老師、被我打趴的同學及其家長道歉。我很想說：「他們先的。」可惜我沒有。

我媽因此是看過小六班導的。但後來我媽才說，班親會時，班導師知道我媽和我爸的職業，露出諂媚的笑容說：「喔，順宇啊，他成績很好呢！品學兼優，是班上的模範生。」我聽完大笑，我很好奇當時我媽的表情。誰都知道，當時，我是班上的問題人物，老師的眼中釘。只因我永遠不順著她的意。我媽說，當下她真想反問老師：「你說的是我兒子嗎？」我翻翻畢業紀念冊，發現我老師根本認錯人，她稱讚的，應該是當時的第一名，名字只有一個「宇」和我一樣。

你說，我怎麼喜歡這份工作。簡直恨死了。

偏生我姊去當國中老師。瘋子，我說她。她只是狠狠瞪我一眼。這十年來，我看她掉過很多淚水，忍著在學校不哭，回家才抱著我哭。我很想說她：「早叫妳別當了，去抱妳男朋友，別煩我。」但，最後還是什麼都沒說。

這次，她不抱我哭了，她選擇吊在那個電扇上，嚇人。妳能嚇到誰？我很好奇。

「霸凌」是很後來才知道的名詞。想想，原來我國小的遭遇，大概算霸凌吧？可惜，那時，沒人肯搭理我，國中也是。曾有人把我桌子搬到走廊，看我好欺負，想找個人玩玩。我就陪他玩。玩到我差點記滿三大過，這沒什麼。但，那些人再也不敢得罪我。我去過輔導室和當時叫做訓導處的地方，常客，大家都認得我。他們問：「你為什麼欺負同學？」我說：「他先的。」他們說：「你錯得多，動手打人就是不對。」我很納悶，所以被欺負到死就好了？我媽一樣放下她學校的事務，做她國小就先修過的事。

「霸凌」。

我從我姊的 FB 上得知，她正在處理這件事，以及正被此事處理著。

他們說，那個人自殺了。

偷媽媽安眠藥去吃，送去醫院洗胃。

自殺了。

「我再也不信任任何人了！」

「妳的處理方法根本沒用，我不會再相信妳了。」

「20 號生昨天在臉書上罵我賤，7 號生今天把我的早餐丟進垃圾桶，要我撿回來吃，我不肯，20 號生叫 28 號生塞我嘴巴。味道好噁心。」

「妳以為只是罵他們就有用，我只會更慘而已。」

「是妳對他們說的吧？說我向妳告狀！妳才是『抓耙仔』！我只有跟妳說，為什麼他們會知道？」

「偽善，妳好噁心，我希望妳去死一死。」

「在妳去死前，我先死給妳看！妳信不信！」

「今天是 20 號生叫我在妳的水杯裡摻藥粉的。我有偷偷減量，我真沒要害妳，妳為什麼要罵我？妳不是站在我這裡的嗎？」

「果然是妳說的，我被妳害死了。我再也不會相信妳了！」

「妳怎麼還不去死？」

「我會死，是妳害的！」

以下空白。最後五天份的聯絡簿，只有考試項目與功課。

家長簽名處空白，從這些字眼出現開始，僅剩老師簽章。

水，緊緊纏繞著，活著的人被拖下水。絲線繚繞著，越纏越緊，如蛇。它吐信，銳利的牙，穿透肌膚，透明的，流動的。活著的人，水，狠狠咬上。

她有話想說，但什麼都說不出，張嘴，只有無數條水流小蛇狠狠齧咬。她伸手，只把救她的人拖下水。原想說的話，化成水，竄流上來。再咬一口。

心口上的那條蛇就越來越巨大，水化成的血，腦漿裡的水，一點、一點、一點、一點，徐徐地，涓涓地，滲了出來。

別呼救了，妳做過了。

這世界喧囂，但無聲。妳聽不到。

妳的聲音，也被阻隔在真空中。

妳的呼救，只是再一次，緊緊勒住自己，不讓妳呼吸。

於是，妳想解決的事，成為妳被解決的事。

關於背叛。這不是第一次。

我說過了，我姊愚蠢。她以為大學同窗的好友，畢業前還願意和她說話的那少數幾個人，她自以為的知己，在她結婚前，背叛她。

我曾經將要有過的姊夫，選擇在訂婚到結婚前一個多月，叛變出逃。

那時開始，我姊會在電腦裡寫日記。貼上網。她的部落格。密碼繁複。

我覺得好笑。妳貼上網，不就希望有人閱覽？怎還會設密碼？我問她，她卻像我

唐突了。她望著我，嘴角微微顫抖著，欲言又止，最後竟只吐出一個字：「沒。」我愕然，想到她大學時的事。

我想起這件事了。距離她吊上去前，也還未滿半年。但屬於她的密碼日記，已經超過一本書該有的分量。後期的文字很凌亂，像傾倒的水一般，不知會流往哪方。以為擦拭過的區域，隔天拿起周遭的物品，才驚覺還很濕潤。這是她最後一個月的文字模式。我思考著要不要列印出來。

然而最後一則貼文，檔案上的日期，就在她嚇到發現學生的那日前二天。那天，其實是她的生日。我已經徹底淡忘。又不是我女友，記那麼清楚做什麼？不過顯然她真的蠢笨，後來回家，我去翻她房間，那盒我要送她 K 牌高級化妝水，原封不動躺在那。

那天她當然沒回家，隔了兩天也沒回家。最後，自己也回不了家。我爸媽這兩天像是失憶老人，漫無目的在街上閒晃，漫無目的把手機當家用電話打，漫無目的衝上警局、衝上學校、衝上各種她可能出現的地方。誰知，她就出現在她的學校裡，只是當時躲起來了。

她自然要躲的。否則現在上街頭，人人都認得她。第一台新聞只有在眼睛處畫上模糊記號，認得她的都知道是誰。第二台新聞，只有爆出她的學校名稱，和寫上她的名字「莫 X 音」。第三台新聞，把學校的畢業紀念冊翻出來，照出去年的照片，忘了上馬賽克。全世界都知道她是誰。

她是一個冷處理學生霸凌事件的老師、她是一個介入別人感情的爛貨、她是一個將學生隱私洩密出去的老師、她是一個應該人人口誅筆伐的賤人、她是一個同事眼中失職的人、她是一個妨礙校譽不適任教師、她是一個不該活在世界上的人。

只因為，她的學生去自殺了。

但，這全部都不是我姊。他們說的那個人，我竟然不認識。

這最近一個月，幾乎很少看過我姊在家。雖然我也不常在家就是。然而一看見她，她就對著我叨唸她學生的種種，我聽得厭煩。隨口說：「別人欺負就讓他欺負？打回去啊！打一架起碼討回一些顏面吧？」於是又挨罵了。她像個老師，我像個學生，一罵一聽，很像幼時泥巴上的家家酒遊戲。

媽不知道她何時回家，於是乾脆不煮了。有一次她在傍晚六點回家，發現竟沒晚餐，只能騎著機車外出覓食。媽問她怎麼提早回家？她說學生家長要上夜班，不方便。我問她，為何晚上找家長？她只說那學生情緒不穩定，不管不行，但家長要上夜班，學生和家長，一周只見面一次，大約是學生晚睡覺十二點還在打線上遊戲時會碰見。家長剛下班，或者正準備出門上班。

她滿口學生經，滿腦子學生學生學生學生學生。她的私密日記裡，除了前幾則在寫情傷外，全部都是學生。

妳夠了沒？

於是，妳想解決的事，成為妳被解決的事。

妳夠了沒？

夠了！

所以，吊上去了。

晃著晃著，不動了。

我思考著要不要把姊祕密日記公諸於世，然則到了現在還是有人不斷上網認為她就是該死，我要說給誰聽？若會聽，我姊就不會死。她試過了。我總算明白，當時她欲說還止的，是什麼話。

議員和督學，帶著昂揚的氣勢，殺氣騰騰與學生家長到校約談，一旁是看熱鬧的媒體。我說：「若妳沒錯，儘管說清楚就是，為何妳沒有？」在學校準備送交她到教評會之前，我這樣問她。那天她看起來與尋常無異，但我知道有什麼壟罩在她身上，如墮五里雲霧，我什麼都看不清，卻清楚知道有著。

她穿好鞋，回身看著我，微微一笑，笑得卻像哭。五十分鐘的會議，她只說了五個字：我還在思索。就這五個字。餘下的，全讓議員與督學輪流說教了。連校長也只說了一句話。

認定的事情不會轉圜，說了，也沒用。

她說過了，我那愚笨姊姊，說過了。

她以為用盡各種婉轉手法，不傷害學生，盡可能表露事件原貌，客觀的，連自己的心情告白儘量少到近乎沒有，就能換取一絲絲機會，起碼來自於友朋。家人的，她不要，認定，有私心。於是，我對她的安慰，拒於門外。於是，我聰明地，選擇閉嘴。

於是，開完教評會的隔天，她如常上班，爸媽完全沒察覺異樣。我不追蹤姊姊的臉書，不會知道她朋友同事如何回應。她和我說再見，要去學校，我只是咬著吐司，連看也沒看她一眼，隨意揮手。

於是，她穿什麼樣的衣服上班，她如何打扮，直到我兩天後再見到她，我才終於瞧見。

於是，安靜了。她也不會再說了。

反正，說出來，終歸，也要死去。

我花了四天，把她那堆絮絮叨叨的日記看完。看完的那晚，我帶著菸，坐在公園，像個無所事事的老人，抽起菸來。不在家抽，是因為我媽好不容易睡了，怕噙醒她，我又得耗盡唇舌。太累了。

是挺累人的。

我約了堂弟，向自己的學校請假來到姊的學校。學校裡有些人認得我們，有些不認得。正逢下課時間，操場校舍一片吵鬧，顯得很有人氣。學校或許死了一名老師，或許。

大概不怎麼重要吧？

除了那棟校舍有著刺眼的黃帶之外，我猜，它平時應該就是這副容貌。

這天與前天，這週與上週，這週與上上週，又有什麼差別？

我來到姊的辦公桌，開始替她整理遺物。辦公室的老師，用著各種奇怪眼神打量我們。姊東西多，桌上還擺了幾束花，有些都悄悄枯萎，凌亂的花瓣散落著。反正她也用不著，隨意丟置即可。弟問我處理姊的書本、筆記、各式文具等，我都無所謂地說著：「你開心就好。」

不是嗎？原主人都沒意見，我能奈何？

我把那堆礙眼的花束，全掃進垃圾桶裡。一束不剩。我在辦公室其他老師眼中，讀到驚訝。他們想什麼，我大概知道，但我什麼也不說。全部都收拾好時，半天也就過了。我抱著不輕的箱子走出辦公室。幾個穿著校服的學生，攔下我，一個女孩囁嚅著：「對不起……我們應該說出來的……報紙上說的都不是真的……」然後我聽到他們啜泣的聲音，看著眼淚如冰泉流落。

我居高臨下睥睨著他們，拋下一句話便走：「你們找錯人道歉了。」本來還想再說什麼，最後還是決定閉嘴，在他們還未來得及反應時，我已離去。

身後，是一片喧囂。人說太吵雜時，會呈現白噪音，反而安靜。或許就是如此吧？我什麼都聽不見，只知有一群人在吵著鬧著，一切就像，任何事情，從未發生。

曾經，我也想說。

但後來發現，手鐐腳銬未曾鬆綁過，他們一直在我手上。我姊曾試圖掙脫，但最後，她只得到脖子上的一條瘀痕。

我也一度以為我逃走了，但，逃離了父母的期許，最後仍舊逃不開這社會的訕笑。若想平靜過日子，似乎只能把喉嚨剪了，把話吞了，如果發現想說的，不是大眾「期許」的。

水，緊緊勒住我的喉嚨，擁塞在我的胸口，就要窒息了。水的觸手，掐著心臟，跟隨心臟汨汨跳動，卻越纏越緊；觸手，狠狠捏著肺臟，把內部的空氣，一點一點擠出，佔據著空氣原要留下的地方。

有團什麼卡在我心中，梳理不清。

電視嘩啦嘩啦響著，網路留言一波接著一波。

我的周遭很靜，我驅逐在這世界之外，隔著毛邊玻璃，看著在世界裡人們恍惚的歡笑。

我曾經以為的，一點一滴剝落著。

在她吊上去後。

在我看見那吊在電扇上，因門開啟，帶來久違的氣流而晃動的身影時，才發覺，真理，我已經明瞭了——喉間的那繩子，不讓說。

不，早在這之前，我就知道了。

於是，我什麼，都不再說了。